

「活化經典」的通識理想

——建構大學經典教育理念芻議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教授
孫長祥

摘要

本論文以「活化經典」的通識理想——建構大學經典教育理念芻議為題，旨在自我釐清與抉發所謂「經典」的重要概念意涵，再說明以「活化經典」做為大學通識教育中理想的經典學習意義。全文共分為五段：一、通識教育與經典學習的興起，說明通識教育中有關經典學習興起的背景；二、「經典」的雙重意涵：文分兩節，1. 做為文本「經典」的意義及內涵，分從經典文字的記述、內容與典範性三點說明經典文本成立的主要意義；2. 回返「經典」文本所指稱的活動意義，綜合古今中外各種不同的經典，而回返人自身，區分成後事實、情境重構、技能反思、感興活動四個主要的意涵；三、「向人本身回返」的經典學習，依上文的論述，扼要的說明中國經典中對經典學習的重要見解；四、活化經典教育的重要理念，共歸納五個主要意涵；五、結論，綜合前文，扼要說明在全球化時代中經典學習的必要性。

關鍵詞：活化經典、通識、經典教育

一、通識教育與經典學習的興起

為因應世界情勢的變化與未來的發展趨勢，自 1984 年開始教育部開始正視與檢討大學共同教育問題，並制訂「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目實施要點」，函知國內各公私立大學及獨立院校，開設「文學與藝術」、「歷史與文化」、「社會與哲學」、「數學與邏輯」、「物理科學」、「生命科學」、「應用科學與技術」等領域內的四至六學分的通識教育選修課程之後，開啟了台灣地區各大學改革共同教育轉向通識教育課程的實施。到 1991 年「第四次全國科技會議」將大學通識教育列入議題討論並做成決議，由國科會與教育部共同執行推動大學通識教育的研究與教學改進計劃，正式宣告台灣地區大學通識教育開始實施。¹

這二十多年來國內各大學莫不致力於通識教育課程的設計與改革，而近十年來更在發展具有各校特色的通識教育標榜下，許多大學盱衡時勢，除參酌世界上各知名大學針對廿一世紀「信息社會、全球化、知識經濟」的特徵，以經典教育、公民教育、生命關懷、領袖培育等四大取向，做為規劃通識教育的主要方向；也有些學校別出心裁以核心通識、技能通識、情意通識、生活通識等為標榜，課程的開設走向多元化、簡單化、實用化。而有鑑於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日益明朗，世界各地在電腦、交通、傳播網絡的聯結下，彼此互動往來日益頻繁，促使各地區的生產方式、

* 本文初稿曾在元智大學「2007 經典教育的理念與實踐學術研討會」發表，為了對元智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推動經典學習的規劃，秉持凡推動一個通識教育課程的規劃，必先有一個為何必須如此做的理論論述，才撰述本文，特此說明。

1 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探索：台灣經驗與啓示》（中壢：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2），頁74~80。

經濟生活趨同化的同時，各國也發現到全球化的發展加強了經濟富強、科技先進國家對貧窮、落後國家的文化、知識、技術、經濟的輸出、剝削與宰制現象。在這一波全球化的強大衝擊下，各國尤其感受到本土文化資源流失問題的嚴重性，有識之士咸以為「全球化趨勢固然使『地球村』成為可能，但是，卻也使得愈來愈多的青年成為『無根的一代』。」而主張以「回歸經典的思想世界，並深耕東亞文化教育當是在多元文化相激相盪的全球化時代中，使東亞地區的大學生靈根自植，使學生成為有本有源的新時代東亞知識分子的有效策略，而推動具有 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精神與內涵的通識課程，則有助於他們思考全球化潮流中近代西方主流價值的諸多複雜而深刻的問題。」以因應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失落效應。²

以「回歸經典的思想世界」，做為最近一期大學通識教育因應全球化時代挑戰的策略之一，這個呼籲是值得肯定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回歸怎樣的「經典的思想世界」？又該如何回歸「經典的思想世界」？不可否認的，國內許多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中已經開始推動經典的學習，且行之有年，而各校對何謂經典？對經典教材的選擇、詮釋，以及對經典教育的理念、做法卻不完全一致。或許在推動經典教育之前或同時，對於究竟何謂經典？為何要學習經典？學習經典的意義何在？我們需要學習那些經典？理想中的經典教育應該如何的學習？在大學的通識教育之中又該如何推動與教授經典教育的課程？等等問題，若能自我做一番釐清，相信對於規劃、推動或教授經典課程時，必有助益。本文在此，謹就以上的問題線索提出一些意見，敬供參考。

2 參考黃俊傑，《全球化時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挑戰》（高雄：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4），頁 25~44，引文見頁 43。

二、「經典」的雙重意涵

其實有關經典的教育在古今中外一向都是各文化區域、各國教育，傳承民族傳統文化、塑造群體意識、建立自我認同、發揮集體智慧的最重要的文化習得教育的內容。從比較寬廣的經典意義而言，或許可以說，上至正規教育的各層級學校系統，下至民間非正規的教育系統，或多或少的都在從事某種類型的經典教育。但是，由於傳統的大學向來被賦與教授、傳遞、批判、開創人類文化、文明的重責大任，因此長期以來，大學中的經典教育與學習一向走的是精緻化、嚴格化、專門化、研究化、知識化的菁英路線。只不過廿世紀之後，隨著新興科學、科技的高速發展，專門化、部門化、技術化、實用化、功利化、職業化的技術型知識逐漸進入大學體系之中，甚而取代了比較偏向人文色彩的傳統經典教育，成為大學教育學習的重點。傳統經典知識的教育，在追求急功近利、創新求變的工具理性者的眼中，被貼上保守落伍、緩不濟急、無濟於事的標籤；而日益被蓄意忽視，被邊緣化。問題是：難道在工具理性、科技型知識掛帥的當代，傳統經典教育真的不再能扮演積極推動人類文化、科技進步的角色嗎？傳統經典知識教育的退位，是一種在競爭現實中被選擇淘汰的事實嗎？或者忽視經典教育只是一種偏頗的心態？在討論通識經典教育之前，似乎有必要對於何謂「經典」的概念有個基本的釐清與理解。或許我們可以由做為文本的「經典」意義，以及做為回返「經典」所指稱到的活動意義兩個角度，扼要的加以分辨與說明。

1. 做為文本「經典」的意義及內涵

第一、所謂「經典」基本上是一種見諸文字記載的文本，當然並非所有的文字記載都是「經典」，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公開

篩揀淘汰的歷史過程，慢慢成為一個文化群體中大多數份子認可，在眾多文本中具有最高位階、最重要地位，足以形成一種值得我們記憶的典範或傳統，可承襲以建立一種文化標準或者方法的參考性文本。

第二、做為「經典」意義的文本，是由於在這個文本中所記載或表達的內容，包含各種類型問題中最著名、最重要的議論；也經常不斷的被批判，贊成者揄揚護衛，反對者否定攻擊，雖然引起爭議，但終究能在各種爭辯中，經過歷史的嚴苛批評與洗禮，而經典的論述依然屹立不搖，經過歷史上各時期人們的檢驗而仍具有參考價值的文本。所記載的內容與同時期及歷史上各不同時期的文本比較、批評之後，被評價為最具有開創性，而享有最崇高的地位。

第三、成為「經典」文本的另一個要素是「經典」的記載能創造與表現出一種典型與風格，足以讓人投射、模仿、參考的認知、情感、行動模式的作品；經過長時期人為的檢驗形成一種規約性的原則，甚至具有某種規範性、定義性的意義，可讓個人或一個文化群體能夠根據此「經典」，在參照、檢驗、模仿中皈依、寄託自我，或發展出嶄新的自我解釋、塑造自我的新理想。也因此「經典」成為一種具有「本原性」意義的文本，能夠引發人經過自我揚棄的過程，由此不斷產出一種創新的組合，「經典」也就成為一種理想的標準、範式，而被視為可以指導人從事各種文化活動的操作範例；從而為個人、民族、文化定調，也成為一個文化展現出絃律開展終始的基調（motifs）。

總之，一個「經典」文本的成立，必須經過一段持續的時間，被一個文化群體中的所有人公開質疑、討論、批判，以至於接受，然後才能成為顛仆不破，具有較恆久價值的「經典」。「經典」

文本的形式並不固定，但是「經典」的內容卻包羅宏富：當我們內心空洞、經驗貧乏時，我們可以由其中攫取滋養生命所需的知識；當我們的情感困頓時，我們可以自其中獲取超越、安撫、庇護、慰藉的良方，安頓我們鬱悶、焦慮的心情；當我們內心軟弱、躊躇不決又缺乏行動的意志時，我們可從其中獲得激勵、鼓動我們勇於決行的道德勇氣，貫徹我們的行動。此外，「經典」還可以提供人們一套擘劃共同理想的參考性藍圖，讓人興起勇於追求、規劃、突破、改造自我及世界的行動意志。也就是說「經典」文本能讓我們「求之益深、叩之無窮」，在面臨一個新問題而無法解決，也無任何可參考的事物時，會讓我們很自然的想到可以去尋求諮詢的對象；當人們心智疲乏、沒有靈感時，可以衝撞迸發我們心靈深處的火花，讓人們藉著微光照見創意、突破的窗口。要之，「經典」文本之所以有價值，即在其提供人生所需的各種概念、價值、文化、生活與理想的原型、模式的記載，可以被人們反復的閱讀、思考、爭議、試煉；隨著我們心智、經驗的增長，「經典」內容的意義也不斷的豐富化，而每次的閱讀都能讓人有迥異於以往的新意象湧現。

然而做為「經典」的文本成立之後，如果人們不去親近與接觸它，「經典」也只能以做為「世界三（W3）」的形式與意義，而成為一種獨立在人、事、物之外的客觀形態知識存在，但這仍只是一件事不關己的、僵固的死物，與人之間無法建立起有意義關聯的網絡。換言之，「經典」必須由人主動的去親近它、接觸它、閱讀它、思考它、實踐它，才對人產生意義的關聯。而所謂親近「經典」並不意謂只是將它當做一個偉大的文本僵固化的去崇拜它、被動的去閱讀它而已，更重要的是將它當做一個能指導我們行動，與我們互動的對象來看待，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個能與我們「互動」的經典文本的意義？

2. 回返「經典」文本所指稱的活動意義

一個比較可取的觀點就是當我們親近經典、閱讀經典時，必須注意「經典」的另一層做為「操演式」語言表現的意義，也就是說視「經典」為一種指導我們行動操作時的旁白或操作手冊，讓已經文字符號化的文本再度轉換成為我們自身一種活動的操作方式，也就是說將「經典」的內文向文本原來所指稱的一種存在活動「回返」（recurring）的意義，去加以理解。而所謂回返「經典」文本所指稱的活動意義，主要有以下幾點重要的意涵：

第一、就一個文本產生的過程而言，文本是一個「後事實（meta-fact）」的文字描述、說明與解釋系統，而文字所敘述的對象則為獨立在文字敘述之外的真實事件；也就是說先有一件事實、經驗、心理事件、狀態的發生，然後（或者是同時）才有對這些事件的感受、思索活動加以掌握之後的言說、敘述或議論等種種的表現。「後事實」的敘述具有一種追溯、回想、反思、再整合、再組織的、歷史性脈絡的理想性敘述活動的特性與意義。對「後事實」敘述的回返，意謂著由閱讀經典者，經由閱讀再度在心中「興起」、返回到事實，與從事這種「事件／言說」的敘述活動的過程或狀態；經過自我內在的模仿，而再現與演練敘述者所述說的親身經歷。

第二、「經典」文本記載所指稱的是人在真實生存情境、生活世界中，面對各種遭遇（occurrence）時——包含：人與人自身以外的萬事萬物，人與自己本身、人與天地自然、超越界的遭遇互動等——當下所興發的各種身心感知的活動。在這個意義中，所謂回返「經典」所指稱的活動，則意謂著必須學習關心與注意、認識我現在所處的真實的生存情境、生活世界，重新以「經典」為範本，對照並演練、解決人在實際情境中因應所遭遇的困難與

問題，而當下努力奮思辨清問題、解決問題；並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反思自我的遭遇、解決問題的各種技能，凝鍊各種面對遭遇時興發的不同情感，從而在生存情境中建構一套屬於自我認知、情感與行動的模式。

第三、向「經典」指稱活動「回返」的第三層意義，便是「回返」到人在情境中解決所遭遇的問題時，所運用與操作的各種「技能」活動的反思。這種「技能」活動指的是包括人與人的處境調諧的生存能力，自我內在理智、情感、意志的心智運作能力，以及人在現實生活中操作事物的技術以與自然、事物互動的能力。換句話說，這是指一種在實際行動中的對行動「技能」的反思活動；在對各種行動「技能」的反思裡，在批判技能的同時也要能夠對實際操作的技能加以修正、調整，甚至翻新；再經過一段時間、經驗過程的磨合，最後技能由生疏而日益純熟，並知所裁其冗餘，加以精緻化、藝術化；在此過程中技能也逐漸內化、成為人自動化因應情境的反應，而終於成為一種自我行動的規約性原則，成為「進乎技者也」的「道」。這種「技能」不只是一要建立對「技能」認知的概念系統、認知模式，以及行動的有效模式；更要內化成為以身體形態存在的整體個人的行動能力、與情境、遭遇互動的技能。

第四、由前三點的說明可知，所謂「回返」經典活動的「回返」意義，不只是「回返」經典文本描述的情境與世界，更重要的是指回到親近經典者所處的真實世界，回返人以自己的身體、內心，對自己所感知、興起的狀態，依「經典」陳示的方式去操作，驗證自己的遭遇與興發的內容，並與「經典」指稱的活動相對照。這種「回返」主要是以回返人當下以「感—知」為主的「感物心動」形態與活動的反思，而比較重視的是人「感—知」情境

時興發的情感表現。這是人以自己的身體直接在「感—知」的過程中，吸納外在的訊息並與內在的事件配合的「合內外」的自動化組型，然後以「情感」的形式呈現的活動；也就是說人「感—知」一種「趣味」的情感價值，並以情感好惡的表現方式呈顯出來；基本上也可以說是學習「經典」敘述中對一種向「感—知」興發情感模式的「回返」活動。「經典」創作者是一個有情有思、能知能行的活體，在變動不居的情境中，依一己的喜好、品味、興趣向情境中的事物趨舍、選擇，從而建構起自己的興趣、習慣、性格與行事的風格，同時也與許多人同情共感，而形成一種的情感典範。而人在與生活世界互動、共動的動態過程中，不斷地感受到自己情感的騷動，也不停的尋求最適己的情感模式，以安定內心騷動的情感。在不斷的尋求可以安定情感模式的試驗、調適過程中，從而也探索、發掘了情感表現的各種可能性，並一再檢閱人自身內心之中永恆、普遍的人性，以及尋求安定自己情感的價值與意義。

以上四點即分別從一、回返「經典」做為一種「後事實」的敘述活動，二、對照「經典」回返人本身於生存情境中的活動，三、回返人在真實生存世界中各種因應的行動、技能、操作活動的反思，四、回返「感—知」興發的情感活動等四個面向，說明回返「經典」文本所指稱的活動意義。主要的觀點是以為，所謂的回返「經典」文本所指稱的活動，並不是回返一個外己的對象，而是「回返」人自己，「回返」真實的、活生生的人身體本身，「回返」操作人自己內在心靈與外顯身體的歷練與重演的活動過程。

總之，所謂的「經典」，應該包含做為一種文本意義的「經典」，以及做為回返「經典」所指稱到活動意義的雙重意涵。在這雙重意涵理解之下的「經典」是廣義的，或許這樣的說明

有些抽象，但相信卻比較可以涵括各民族文化、或世界文化中
有關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等不同方面的典範性「經典」。
總體而言，所謂的「經典」是在一個文化的時空情境中長期凝
聚的個人與群體智慧的結晶，愈多人參與「經典」的塑造過程，
「經典」的典範性、規範性愈強，價值也愈高，影響力也愈是
普及而深遠，甚至成為一個民族群體的文化本能。當然最重要
的是「經典」的功能，在提供文化群體中的所有分子可以批判
認知、實踐道德、反思技術、表現情感的一套參考性典範架構
與規約性原則，讓人可以自由自在的在生存情境中行動，活得
更好、更能充分的實現自我。

三、「向人本身回返」的經典學習

經由上文的說明可知，「經典」的成立與學習、閱讀、活動
等等，都離不開回返人本身的情感、思想、語言、行動的意義，
換句話，「經典」是「以人為本」、人在變動的生存情境中感知、
興發、思考、行動，而回返個人或集體的心靈共同凝鍊而型塑建
立的。由此應當不難理解為什麼有關「經典」的教育是人文、文
化教育的重要核心。其實若從以上廣義的「經典」意義而論，大
學中的科學知識、技術性知識等，多多少少也應該具有某種的「經
典」性質；而與經歷長期歷史檢驗的過程所保存下來的傳統文化
經典不同之處，是這些典籍仍在接受考驗、試煉的階段，但卻可
能往「成為經典」之路邁進。從「回返經典文本所指稱的活動」
的角度思考經典學習的問題，或許可以說，不論那一種的學習，
都應該是以人為本，「向人本身回返」的學習；因為「向人本身
回返」的行動與意義，本身便已經是學習的典範，具有「經典」
的意義。

其實，本文所標榜的：「向人本身回返」做為經典所指稱活動的意義，不只是文本「經典」的意義，其本身也是學習「經典」的經典性方法。這個說法並非新穎反而是十分傳統的、經典的學習方法。在代表傳統中華民族文化的儒家經典中，如《中庸》便清楚的告訴大家要「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大學》所主張的「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告訴我們要先懂得回返自我「知止」，然後才有「定、靜、安、慮、得」：再以此為立基點，走出自我，並逐步擴大走向家庭、國家、天下，在人群大我中完成小我。《禮記·學記》則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雖然說的是檢定七歲到十五歲年齡學子學習的標準，但是就算以今日的觀點看來，仍然可以作為國民義務教育的學習準則；重要的是這種訓練人「成人、為人」的理念，便是「向人本身回返」的一個教育與學習的「經典」。要之，儒家經典中種種討論學習活動的說明，都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儒家經典所強調的學習是「回返人本身」身心內外的學習，而絕不是「入乎耳、出乎口」記聞之學。這些觀點即使在現代世界，仍然足以做為理想的學習方法，值得再度大力提倡，再度做為現代教育的學習綱領。

而就傳統儒家的「六藝」經典而言，雖然歷來認為「六藝」包含兩層意義，一是禮、樂、射、御、書、數——指的是一種參與文化群體的個人技能、活動訓練；二是詩、書、禮、樂、易、春秋——指的是形諸文字的經典文本。而對詩、書、禮、樂、易、春秋等經典文本的活動性學習的意義，《禮記·經解》有一段精要的說明：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說明了六經所指稱的是一種「成人」、「為人」的教學活動，以及各經典教人如何「為人」的功效，也在在表達出對六經的學習必須回返個人、回返文化群體中的每一分子思學並重、知行合一。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不能只是一味的模仿而不去反思，也不能只是冥思空想而不在行動中實踐，必須精思力踐，即知即行。所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禮記·學記》）在學思知行之中「知不足、知困」而自反、自強，從事自我的調整、修正，日臻於善、日盛其德。

相應於以上對「經典」意義的說明所做的兩層經典學習的區分，在進一步討論經典教育的規劃與學習時，也應該分成兩個部分：一是有關經典文本的學習，二是對經典所指稱活動體認與實踐的學習。不論那種意義的經典學習，一言以蔽之，其本質都是「向人本身回返」，以人的行動為主的學習才是最重要的學習。當然在討論國內大學教育一環的通識經典教育時，首先必須肯定

自我民族文化經典教育的重要性，畢竟我們是在屬於自己存在與生活的自然、文化情境中，面對與反思我們所可能遭遇的各種人生問題。傳統的文化經典經歷了千百年的凝鍊、試驗，而成為整體民族的共同的信念，我們被自我的傳統文化教育養成與訓練，而形塑成具有自我文化特色的認知世界的概念系統、情感、行動模式，以及做為行動選擇的價值理念。對這些屬於我們本有的、形塑我們、浸潤我們的文化經典，不應該只是日用而不知的因循，我們必須有意識、有系統的加以學習，並批判性的繼承；不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以自我的文化做為走向世界的起點，先尋求自我的定位，然後才能在日益擴大的生存世界中調適與創新自我的文化。

其次，大學在人類的知識社群中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為大學匯聚了人類所有的知識與智慧，大學不只傳授自我民族文化的經典，也應該包羅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各領域的優良經典。換句話說，在全球化時代的大學所傳授的知識、經典中，應該擴大到世界、人類文化的經典，探究全體人類對自我、人類、世界所形成的不同典範，建立更寬廣的概念認知系統、價值系統、行動模式等的「經典」範例，為自我的文化注入源頭活水。最重要的是，對待作為人類共同智慧遺產「經典」的態度，不能只是出諸情緒、不理性的崇拜，或一味的抄襲模仿；而必須對世界文化的經典有充分自覺意識的論辯、認知與理解，並從事深刻的批判性研究、比較，在融會貫通之後，再有條件的、有選擇性的融入自我的文化之中；如印度佛學的中國化過程，便是經過了長期的爭辯、篩選、冶鍊，才逐漸融冶納入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我們應該保有對世界文化經典的自主的「文化選擇權」，不能在強勢文化衝擊的挫折下，未經反省批判便不理性的自我否決、自我投降，也不應該放棄自我文化；需知凡未經批判的草率、無根的移植，終將如「耶

鄆學步」，不僅未能學會其他文化經典的長處，反而喪失了自我安身立命的依據。

總之，經典學習的重點即在「向人本身回返」，重新喚起所有的學習者，透過經典文本的內涵反思自我如何效法前人之所思、所行，由經典文本的「遺跡」重構自我的學習歷程，學習經典之所以創立的活動過程，在學中學（learning to learn）。也就是說，以人為中心，將經典的知識轉化為一種切己的學習活動，經綸自己的所知、所感、所行，量身打造自我知識、適己知識，編成自我知識之網。學習經典也不是要全盤抄襲模仿古人、成為古人，而是要以經典為借鑑，在古今的對照中發現自己的過與不及之處，而在調整之中塑造自己、成就自己，學習經典即在學習「成己之學」；換句話說，最佳的學習經典即是「活化經典」。

四、活化經典教育的重要理念

在標榜「向人本身回返」意義的經典學習之下，才能進一步討論「活化經典」的意義。誠如前文所言，「大學中的經典教育與學習一向走的是精緻化、嚴格化、專門化、研究化、知識化的菁英路線」，其目的不在將經典神聖化或者神祕化，而加以崇拜讚美，而是強調經典可以經由批判化、知識化，保存與傳遞經典中人類智慧的菁華，使之成為大多數人普遍能接受與運用以指導在現在生活世界中行動的規約性原則，並深植在學習者的心中轉換為行動的意志與動力。經典的研究與學習也不是為了統一解釋經典的原義，而是為了透過經典之鏡，照見現實，認知我們處身的文化情境，釐清型塑我們價值理念的真相；並傳承凝聚了民族文化群體寶貴的、濃縮的眾多智慧，讓人減少無謂的摸索、避免生命浪費，以激活學習者想像與再創造的空間，尋求個體與民族群體、文化的出路。

要之，所謂「活化經典」除了繼續針對經典文本的本身傳統從事現代性研究之外，最主要是針對學習經典者理想化的學習狀態而言，「活化」意味著必須讓「經典」文本，重新進駐在當下接近經典學習者的內心之中，或者當我們在實際的行動中反思自我的身心活動時，對照經典發現仍然保有經典的活力意義。對應前文有關「經典」雙重意義的說明，尤其是回返經典文本所指稱的活動意義。所謂的「活化經典」的理想經典教育規劃應該包含以下幾個重要的內容：

第一、回歸經典文本所指涉情境中實際存在的狀況，並在真實生活世界的情境中「活化」起來、重現經典所以成立的情境；而應該以經典為範本重構經典「話語」的活動情境，並參考經典與他人在現實情境中互動演練，從而因應情境做出最合時、合宜的模擬性選擇。換言之，學習者所要學習的是模擬經典的範例，能夠在情境中因事制宜、隨時改易，並在實際生活世界中加以活用。

第二、依據經典回返人以自己的身體、內心為主的活動意涵，學習者應該遵照經典的提示，回返自身，反省自己所感知、興起的狀態，而必須以先有身體然後才能成為人的「身體化認識」做為基礎，對自我內在的活動、呈現出的行動有充分的自覺，樂於與願意隨時反思心智中的各種活動狀態，並且將之概念化、原則化建構成適己的知識。

第三、「活化」經典的另一個重點是在行動之中實踐，以解決現實中應機興起的各種問題，是以應該依據經典提供的範例，「回返」到人在情境中遭遇問題、尋求辨析與解決問題的策略時，所運用與操作的各種心智與行動的「技能」，在行動中反思，也就是在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一以積累與熟練各種心智與操作的技能，增加未來因應世變的經驗；再以深刻的批判、反思

學習掌握各種「技能」，以期內化成為自我的一種智能，增強自我因應問題、隨時更新，並能彈性調整與改造實際行動的技能。

第四、「活化」經典不僅意味著要活用經典，更要學習經典創作者面對問題時的敏感度、想像力、分析力、綜合力，在反省現實的經驗中，發現與經典相異或經典所不及之處，而興起圖謀改進、勇於突破的意志，從而走出自己的風格，而不是一味的因循經典。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活化經典」因此意味著效法先進之所思、之所行，以及面對問題時困思敏學的敏感度以及整合經驗的心智活力。

第五、所謂「活化」經典的學習，是要回返自身立己「成人」，並在與各種人事物的交接應對中「為人」處世，以求真、求善、求美為鵠的，因此經典教育是「以人為本」的人文教育，是一種以經典背後的創作者為典範的「楷模學習」，但不是要模仿古人而是要成就自己。而就人自我實現、求美善的意義而言，「活化經典」更是一種「價值學習」，一種以「經典」陳示的價值為參照項目，學習建構自我的價值規範，以便在臨事時，知所本、行可行，與自我知識經驗的增長共同增長，做出最適宜的判斷，選擇最適宜的行動，完成最好、最善的實踐。就此而言，「活化經典」即是一種自我「為善去惡」選擇的價值學習。

總之，所謂「活化經典」不是將經典視同博物館中收藏、展示的遺蹟、僵化之物，而是視之為至今依然生機盎然的融滲在我們當今的生活之中，發揮作用，影響我們視聽言行的「活物」。大學之中理想的「活化經典」教育，應該有意識的、有系統的、有組織的、有前瞻性的，往做為培養一個人參與群體共同生活基礎能力、做為開發人多元智能、做為培訓人的行動技能、做為鼓勵想像力與創意性思維、以及立基於經典開拓各種可能性的基礎性通識（general education）的

方向妥善規劃。換句話說，讓「經典」重新深入到大學社群的每一分子心中萌芽茁壯、重展生機，激發自我了解、自我解釋、自我行動的願力與勇氣，才是規劃「活化經典」教育的最重要方向。

五、結論

大體而言，本文在此所討論的「經典」，並不拘限在自我文化傳統經典的意義，而是較寬泛的從大學高等教育中的經典教育的立場，討論具有普遍性意義的人類文化「經典」，包含了哲學、宗教、文化、科學、藝術等範圍的各種類型的經典；但並非表示對自我文化傳統經典教育的忽視，相反的我們更應該重視自我文化傳統的經典，正視傳統經典必須納入整體人類文化經典之列，接受較諸以往更嚴峻考驗的事實。理由是：

一、因為我們已經身處在一個知識爆炸、科技高度運用發展、人類藉由網路、交通的聯結，形成一個嶄新的世界一體化的全球化時代。全球化的網路聯結不僅打破了國境疆界的藩籬，更讓人類的概念、知識、價值觀念，得到空前的流通、交換，當然不可避免的也產生了各種的齟齬、衝突。全球化時代是個「解疆域化」的時代，既意味著人類各種經典與心靈的交換與流通，也意味著文化的交往、比較、競爭與融合；全球各文化面臨的不只是自我疆域內的文化融合，也是人類的世界文化的再融合過程與時機，我們必須開闊心胸、放大視野，從不同形式的、文化的經典中攫取菁華，重冶自我文化。

二、全球化時代是個創新的時代、充滿各種可能性的時代，創造意味著知道舊有的但不停留在舊有的，經典可以提供給我們的是能夠辨別新舊的一個判準，讓我們在比較選擇中，從事揚棄的創新事業；創新也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在舊有的、新興的事物中，

發現新的有意義的聯結。所謂「溫故知新」，惟有知道舊有的傳統，才能在既有的基礎上明確的認知到可以創新的方向。中國傳統經典的主要精神強調的是「生生不息」、「自強不息」，教導我們要勇於「鼎故革新」又能「通古今之變」，才是真正的經典；而絕不是要我們故步自封、頑固守舊。

三、全球化時代是一個既整體又多元分裂的時代，新科技的發展固然帶來了現代生活的便利，但也使得我們與過去的生命形態脫節，形成一種生命連續性的斷裂；高度的網路化、信息化使地球平面化，而龐大的信息流，讓人更加無從選擇；快速變遷又不穩定的形勢，讓人們忙於應變，惟恐落伍，徒然加深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恐懼與無所是從的焦慮感等等。種種的形勢與問題，讓人深刻的體認到追逐時代的新異事物，只是「以有涯隨無涯」，不僅令人疲累，更使人在逐物適變之中，喪失了自尊，甚而懷疑自我存在的意義。傳統中國文化的經典要我們在浮動變遷的時勢中「知止」「定靜」，回返自我，省視已經日益被蠶食而支離破碎的自我，重新返本復初，追尋自我、貞定自我，似乎仍是一帖針砭全球化時代的良方。

總而言之，經由以上的說明，或許不免過於理想化大學通識的經典教育之譏，然而自古以來各民族文化的經典都寄寓了一種的文化理想，是人類據以追求美善生活的行動理念，而從種種的跡象看來，仍然值得大家共同努力推動。

參考文獻

1. 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探索：台灣經驗與啓示》。中壢：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2。
2. 黃俊傑，《全球化時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挑戰》。高雄：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4。